

明清山左作家叢書

宋琬全集

〔清〕宋琬 著

齊魯書社

明清山左作家叢書

宋琬全集

〔清〕宋琬 著

辛鴻義 趙家斌 點校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琬全集/(清)宋琬著;辛鴻義,趙家斌點校.
濟南:齊魯書社,2003.8
ISBN 7-5333-0465-9

I. 宋… II. ①宋… ②辛… ③趙… III. ①宋琬
(1614~1674)—全集 ②文學—作品綜合集—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44852 號

明清山左作家叢書

宋 琛 全 集

[清]宋 琛 著

辛鴻義 點校

趙家斌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地址: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編: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印裝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27 印張 6 插頁 593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0465-9

I·166 定價: 58.00 圓

安雅堂詩

黎陽宋琬玉叔

五言古

上元公夫子

矯矯徂徠柏
芾芾龍門桐
靈鳳棲丹霞
翻飛雛雔
吾師海嶽姿
作賦凌崆峒
彈琴面少室
雙鳥臨河嵩
到今漆蔡間
棠葉紛蒙茸
聖朝應期運
雷雨從飛龍
詔拜青瑣闈
一鶚橫高空
袖中諫獵書
體切回宸
聰東華退食暇
韓幕開扶風
參差奮長蓬
四座陳笙

宋琬信

牀頭西

都門候補衆有以清主

歎幸者 稹善如伴程子
免岑寂而熟精進也

贊此年過強仕多未至
閭房

宋琬書信手迹(烟台市博物馆藏)

總 目

安雅堂文集	卷一	一三
安雅堂文集	卷二	四三
重刻安雅堂文集	卷一	一〇七
重刻安雅堂文集	卷二	一三六
安雅堂書啟		
安雅堂詩		
安雅堂未刻稿	卷一	二〇五
安雅堂未刻稿	卷二	一七七
安雅堂未刻稿	卷三	三二五
安雅堂未刻稿	卷四	三五四
安雅堂未刻稿	卷五	四〇〇
安雅堂未刻稿	卷六	四五

安雅堂未刻稿	卷七	六三八
安雅堂未刻稿	卷八	六八二
安雅堂未刻稿	入蜀集 卷上	七三一
安雅堂未刻稿	入蜀集 卷下	七五八
二鄉亭詞 卷一		七七九
二鄉亭詞 卷二		八〇四
二鄉亭詞 卷三		八一四
祭皋陶		八三九
點校後記		八六〇

安 雅 堂 文 集

序

余於萊陽宋君玉叔蓋兩世通籍也。其先人太僕公，文章吏治炳炳烺烺光前燦後者，吾姑勿贅；若玉叔以名魁捷春榜，其古今文詞膾炙人口，奚啻洛陽紙貴，洵興朝第一名流哉！先是起家曹郎，繼晉銓司，未幾備兵三韓，分藩東浙，已而總浙之外臺，所在宦聲赫奕，又與其文名並播海內焉。今年來吳門，出其所爲《安雅堂集》，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其思深，其識宏，其慮遠，其情長；其氣清以厚，其調雋以永，其格嚴以老，其言確以質。殆有如《懷沙》、《遠遊》，屈子悲憤之所感乎？何其沉摯而淒婉也。有如歷衡、湘，越龍門，周遊歷覽，司馬子長抑鬱太息之所作乎？何其激昂而雄肆也。抑亦若柳州、眉山，流離困頓，備嘗險阻之所寄託，而發爲文詞乎？何其峻潔而曠達也。嗚呼！玉叔真奇人也。其境遇奇，其詩文奇，其流盼動腕、訂古考今，無一之不奇也。凡一生之嶽崎坎壈，皆其觸發性靈，磨礲學問，與夫洞徹聖賢義理之處。歐陽永叔所云：「愈窮則愈工。」非詩文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其玉叔之謂歟？然窮極則通，玉叔之窮有止境，而詩文無止境也。方今大化維新，海內平治，其必有二三大儒，攬經國之計謀，敷保邦之偉略，委蛇入告，上以日新聖學，下以周達民隱；又或進而登著作之庭，參論思之席，出入承明，興禮和樂，作爲篇什，以發皇至

治。則《安雅》之爲集也，非止崢嶸峻峭，震耀一時之文，而且爲雍容愉怡，廟堂金玉之文也。宋君其裕之矣。余故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請以茲言爲他日券。

康熙丙午孟秋年家舊治生金之後拜題

序

禹航趙昕撰

國家右文，蔽周京而上中外，才藻綺文霞興，猶十二章，罔不登袞；先生實爲五色，領黼黻盛平，歷今有年。所讀先生文者，相率曰今韓愈也。雖然，是能讀先生文，未必能盡知先生文者。昕未能盡讀先生文，然自許能知先生文者，蓋亦未嘗不謂先生今韓愈也。人之推韓，以唐承六朝文敝，貞觀迄天寶凡二變，而繁艷靡縟尚未雜且猶。韓才如潮，文卓卓有樹立，一復於古。先生所承文敝與六朝埒。先生才如潮，文卓卓有樹立，天下知爲古文前韓後宋，庶新學小生便可牽入左、馬堂奧，不知韓於文非僅規規左、馬，要皆根柢《六經》，祈正人心，原其操管從事，唯大暢乎周公、孔子之旨，豈欲以文詞角長短於今古已哉！今頌其起衰之文，而不察其任道之力，雖能讀韓文，未必能盡知韓，雖能讀先生文，未必能盡知先生，一也。先生近撰古文益醇肆，其任道之力初終不異韓。爲

之讀《藏經殿碑》，旨哉淵乎猶未也。其寓有先王之教之思乎？《耕德》與《傳經堂》、《想想園記》，何善言孝也，不忘其先，凡爲子孫，不油然興乎？《愛山臺銘》、《藝香詞序》，旨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同民矣乎？《亭皋》之序，友生可盛零而易節乎？序武伯詩、《送去驕歸序》，學者必有師，其能負乎！序尚木詩，莫如兄弟，可忘棣萼乎！《歲星堂序》，此之謂思賢，夫思，則好之至也。序家本義，旨哉渢渢乎大而不疎，精而不滯，理學之匯宿也。題《百牛圖》，於善牧得治民之理焉。試懸之通邑大都，讀者擬其碑用意類韓與潮州大顛，曹古題神似韓《畫記》。孰知每誦一篇，皆有係名教如此。此昕之韓愈先生者，倘勝於人之韓愈先生矣乎？

序

婁東黃與堅撰

戊申十一月，余與宋荔裳先生遇於吳興，相與論古文之道。執手鄭重，繼以嘆息。已，盡出其《安雅堂文集》示余，屬爲序。余受以卒讀，喟然曰：先生之所作，其幾於道矣乎！夫君子之所貴乎文者，以其根乎心，止乎理與義，而可以我之說，風厲於世也。士抱有爲之才，爲國家激揚奮勵，使我之生平赫然有所樹立，而萬物之氣亦宣鬯而無堙鬱。其退而有言也，亦必舉天下綱紀之大，別其

可否，正其是非，使聞之者，足以垂訓而立戒，而我之說始無愧焉。蓋言之繫於人，如是其重且鉅，故不可以苟爲也。世之爲文者，不知所本，徒以卮詞釀說，取悅於世，此世之所謂文，非我之所謂文也。孟子之論知言也，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言者，心之華，政事之根柢。而所謂文也，豈其枝葉乎哉！先生讀書好古服聖賢之教，而又揚歷中外，深識當世之故，舉治術之平陂，人心之邪正，盤積於胸中，而旁引側出，具於其文，宜其激昂慷慨，足以增長天下文人之氣，而推其大要，仍然根本之爲也。司馬遷之文，重死生，薄名節，率以所遭之屈抑，而是非詭激，繆於聖人。若先生中遭嶮巇，摧挫磨折，而識以益精，力以益定，所與者，必道之所予也，所不與者，必道之所不予也。誠如是，先生之文固以道爲師，豈猶夫軒夫豎子沾沾於字句，自以爲能言者哉！而或以先生卓犖之故，徒取史遷之感憤矜嘆，其爲文亦未矣。不觀之草木乎？松柏之姿，歲久不彫；木槿之華，朝而榮，夕而零落者，有本與無本之別也。惟余之知乎此也，少爲華詞，晚而盡棄之，孳孳焉冀少進於道。讀先生文，甚有契乎余之指，故書以爲序，冀先生之於道也卒成之，而余亦益以自勉已耳。

序

黃岡杜濬撰

文章，重物也，非有絕人之力者，鮮克舉之。博稽載籍，惟聖人之文，其爲力也，如陰陽之運四時，如江河之載舟楫，有不可知者，存乎其間焉，其力神矣。下此，才智之士以能文稱者，如左丘明、莊周、荀況、司馬遷、劉向、班固、韓愈、歐陽修、蘇洵、王安石之徒，度其力，皆萬人敵，是用能舉其文，此其非可以假借而僥倖者也。而或者疑力之一說不足以盡文，不知文備衆美，然非力未由臻也。嘗譬之武事：今夫有百斤之椎于此，器之甚重者也，將使夫力不若器者舉之，無勝任之理也；將使夫力與器等者舉之，則僅足以舉之而已，不能用也；必也，使夫力優於器者舉之，然後運用如意，馳騁搏擊應乎規矩，飄忽變幻不可爲端倪，人咸嘆其藝之精；而彼力弱者曾不能然也，則可知能然之由乎力矣。孟子曰：「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然《射義》論射，貴持弓矢審固，夫審與固全繫乎力，力所以運巧，則謂中非爾力，豈說之不易者耶？文章之道亦然：善作者，有遁古跌宕之音，有典則天成之格，有壯涼震動之節，有馳驟呼應之勢，其思沉着而要妙，其韻飄逸而端正，使諷者油然生忠孝禮義之心焉，可謂備美矣。然向使非力有餘

地，則亦如百斤之椎，僅能舉之而索然氣盡，烏能從容以畢能事乎！故夫力不足者有二患：或疲羸而不振，或叫號而怒張，其爲力不足，均也。真有力者，舉百鈞如揖讓，則可與言勇矣。蓋當世有宋公荔裳之文，囑余讀而序之；其文雄駿而精切，包舉氣勢，按之有故，而出之有本，端見而格已就，篇終而致益深，傑然足以奄有衆美、而追古作者之盛也。此無他，惟其有絕人之力故耳。且夫宋公以詩名噪區夏久矣，今讀其文，如無詩，此其力爲何如哉！

目錄

卷一

周釜山詩序	一
梁太保菊花倡和詩序	一
亭皋詩序	一
嚴武伯詩序（原缺題文）	一
趙雍客詩序	一
尚木兄詩序	一
董闡石詩序	一
徐伯調歲星堂集序	一
胥永公詩序	一
李鏡月廬遊詩序	一
柯烜菴詩序	一

卷二	
黄霑芝詩序	一五
吳蘭次藝香詞序	一六
越辰六詩序	一七
蕭五雲豫章紀遊詩序	一九
王雪洲詩序	二〇
宋容菴四書本義序	三一
紀行詩序	三二
吳六益詩序	三三
董蒼水詩序	三四
王季友詩序	三五
周鷹垂詩序	三六
趙雙白詩序	三七
沈伊在詩序	三八
嵇石二生倡和詩序	三九
杜伶詩序	四〇
	四一